



## 黄河口三代人的守护与传承

□冯爱霞

走近东营黄河入海口，是因为探望表姐的机缘。秋天的黄河口，稻浪翻滚，金黄一片。远远望去，梨园旁的槐树下，一位妇女的身影格外醒目。她身着蓝黄相间的衣衫，那是我多年未见的表姐。

表姐肩挎的水壶，凹痕遍布，绿漆斑驳，泛着点点光泽。我们打量着，拥抱着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表姐爽朗地一笑：“回家了，先到梨园尝尝鲜。”她的笑声伴着水壶里晃荡的声响，格外亲切。

沉甸甸的梨子压弯了枝头，金黄的果实宛如一个个小灯笼缀在枝丫间。“尝尝看。”表姐剪下一个饱满的梨子，利落地削去果皮，我一口咬下，雪白的果肉渗出晶莹的汁水，甘甜无比。车间内，工人们正忙碌地将梨子分拣、装箱，一位美女主播的声音飘来：“老铁们好，黄河口的香梨，个大、汁多，清香爽口，现在下单还送优惠券……”表姐掏出手机，点开一个App给我看，屏幕上跳动着梨园的数字化管理。她说，不久的将来，梨园还能用上全自动机械手臂摘果子，再也不用为梨子“攀高枝”发愁了。

我欣喜地感叹，真是一片沃土。表姐说：“十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。”她弯腰捧起一把泥土，土块从她的指缝间簌簌滑落，“国家投的盐碱地治理资金，用在了刀刃上，通过挖沟排盐、黄河水压碱、微生物改良等措施，才让这片土地重获新生。”表姐曾是一名技术工人，如今转型为一名新农人。

湿润的风拂面而来，表姐带我来到了黄河口湿地公园。放眼望去，旷野茫茫，芳草萋萋。大片的芦花如雪，随风摇曳，耳边传来清脆的鸟鸣。

“远来黄河流不尽，望去渤海潮永生”，东营远望楼矗立在黄河入海口的天地之间，宛如一位守护者。其主体由四个核心筒支撑，分别绘成红、黄、蓝、绿四种色彩，象征着红毯迎宾的热烈、黄河的奔腾、渤海的深邃和湿地的生机。登上楼顶的观景平台，视野豁然开朗，黄河浊浪奔涌，渤海浩渺相接。远望楼不远处，地标石碑刻着五个大字“黄河入海口”，笔力遒劲。

表姐从包里取出望远镜，递到我手中。透过镜筒，一个架设在电线杆顶端的鸟巢如在眼前，两只雏鸟白白的绒毛，张着橙红色的嘴巴，摇晃着小脑袋。那是黄海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特意为国家一级野生动物——东方白鹳建的“别墅公寓”。

“快看，那边。”表姐压低了声音。我看到几只丹顶鹤正在浅水区优雅踱步。突然，“呼啦”一声，丹顶鹤振翅而起，高亢的鸣叫久久回荡在天际，一群鸟儿如满天星子聚集在一起，时而如簇风盘旋，时而似海浪汹涌。

表姐的目光掠过湿地，仿佛在阅读一本厚重的史书。经她介绍，早年，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，栖息地减少，朱鹮几近灭绝。近年来，随着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，保护区退耕还湿、退养还滩，朱鹮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。黄河三角洲被誉为“鸟类的国际机场”，还是东方白鹳、丹顶鹤、黑嘴鸥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的“五星级驿站”。

我的视线又被岸边的潮汐树吸引。这些由潮流自然形成的图案，如绵延的参天大树，栩栩如生。两位穿着橙色连体裤的年轻人背着设备，在泥水中跋涉。表姐说，他们是湿地保护区的志愿者，在跟踪检测鸟类行踪。

水天相接之处，一道金色的光带蜿蜒闪烁。我不禁轻吟：“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表姐突然握紧水壶，手指在水壶凹痕处来回移动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“这种军用水壶已少有了，可以退休了。”我打趣地说。这时，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，将她的呢喃吹得断断续续：“这是，你二姨夫留下的……”

我不禁心头一颤。记得母亲曾讲过二姨家的故事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二姨家在黄河岸边，二姨夫是位退伍军人，还有一手精湛的石匠手艺。每到汛期，他便加入护堤队伍，抄起铁锹、扁担，挑起土筐、麻袋，和其他人一起搬运沙石，填补堤坝的漏洞。表姐出生那年，暴雨肆虐。二姨夫将盛满白酒的军用水壶，紧紧系在腰间，披着蓑衣，和邻居用门板做成简易担架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齐膝的泥浆，向远处的接生婆家奔去。母亲说，当时接生婆家的消毒水缺乏，二姨夫的高度白酒派上了用场。

当洪水退去，二姨夫摸索着回家，村子一片狼藉。废墟上淤积了厚厚的泥浆，断裂的房梁随处可见，淹死的家畜鼓胀着肚子，杂草、垃圾随处可见。黄河发怒了，水位又一次刷新了记录。他踉跄着来到岸边，在一块光滑的大青石前跪下。他咬紧牙关，举起锤子，一凿一凿地刻下了年月日、警示水位线。不久之后，他盛上一壶黄河泥水，带着咳嗽不止的二姨和襁褓中的表姐，挤进了“闯关东”的车厢。

那些年，二姨夫帮人打墙盖屋，很能吃苦，就是经常腿疼。而他总是说，老毛病，不碍事，没想到是得了治不好的病。“那晚，东北的雪下得很大。”表姐的声音有些哽咽，“俺爹对俺娘说，‘等俺哪一天走了，一定把闺女拉巴成人……俺想回老家……’没想到第二天早上，俺爹再也没醒来。”

我一下子抱住了表姐，默默地擦拭着泪花。表姐轻拍了我一下，说：“那里，就是你二姨夫当年刻下防洪碑的地方。”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眼前犹如一片红地毯，那是黄须菜，浓烈深沉。远处，还有钻井平台如巨人般矗立，抽油机像不知疲倦的钢铁啄木鸟，以恒定的韵律向大地致意。我不由想起表姐夫还是一名石油工人，便问起他的近况。表姐眼中有了温柔的光彩：“你姐夫呀，好着呢，现在石油工人都用智能技术开采了，但骨子里依然流淌着‘铁人’的热血。”我关切地问：“现在外甥在哪儿工作？”表姐自豪地说：“博士毕业了，现从事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研究工作。他说，外公那辈人是用血肉之躯筑堤防洪，他们这代人是用创新智慧和数字科技，寻找与黄河和谐共处的新路子。”

黄昏时分，我们登上了观景游轮。当黄河与渤海激情相拥时，游客们沸腾了，泾渭分明，却又难舍难分。大海用它宽广的胸怀包容着，用激情的潮汐轻抚着不远万里归来的游子。

游轮驶过黄蓝交界处，表姐站在甲板上，微微倾身，小心翼翼地把水壶取下，用力拧开壶盖，一股清流倾泻，如丝带被海风吹起。“爹、娘，这是黄河口酒，黄河回家了。家乡已成了旅游胜地，我们也都回家了。”我和表姐，一起抱住了那只旧水壶。

黄河水渐渐化作深蓝中的一抹流金，缓缓沉入无边的蔚蓝。大河奔流，终归沧海；蜿蜒九曲，黄河回家。而我们，也带着母亲河的胎记，把生生不息的故事，汇成了一片共生的海洋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协会员)

## 黄河人诗

□冯骏祺

唐诗千句寒沙卷狂澜。李白矗立在陇西高原俯瞰吟作：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，千年后大浪依旧滔滔，无数后人与之共鸣。王之涣登上鹳雀楼望见的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是天地初开般的洪荒壮美之感；王维在《使至塞上》用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遣词工笔，将这条绵延千里、奔涌千年的巨龙定格成雄浑壮阔的边塞画卷；刘禹锡在《浪淘沙》中歌颂大河“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簸自天涯”成为千古传颂的隽语名句。

黄河两岸的层层山川林木、处处沙洲水草、点点游鱼飞禽，都成为唐朝诗人的丰富灵感来源与描绘对象。于洛口渡河的储光羲，目及“河洲多青草”便觉“朝暮增客愁”，又因“客愁”而更惜“朝暮”。“南登滑台上”的边塞诗人高适，望着翠竹夹拥着河水，孤城与远山遥遥相对，不禁“长想别离处”；“泛舟大河里”的山水诗人王维蓦然“回瞻旧乡国”，空见浩渺烟波连着漫天云霞，故乡已然身后渐渐远去，徒留一丝一丝的离愁别绪。

蜿蜒曲折的河道造就了黄河两岸可观的津渡数目。此类津渡多集中于黄河中游的山西、河南境内，以蒲津渡、孟津渡为代表，成为许多诗人送别的经典场景。

许多诗人乘扁舟的渡口处处依山傍水，水清山美，途经此处，无不融情于景，抒发壮志与离情。如在黄河渡头送别友人裴图南，王昌龄以裴妻视角写下“漫道闺中飞破镜，犹看陌上别行人”。柳中庸的《河阳桥送别》无一字言离愁，却字里行间缭绕着与友人的真情，是谓：“黄河流出有浮桥，晋国归人此路遥。若傍阑干千里望，北风驱马雨萧萧。”

滚滚河水还荡漾着诗人的悼亡与哀思。如白居易游访黄河北岸，与同宿李翫家的唐衢一见如故，二人于“风雪黄河北”时离别，还未再见却已闻唐衢死讯，乃至“悲端从东来，触我心恻恻”。崔曙在漕渠水门楼见到故友张贞期的诗作，想到斯人已逝，只能“空见黄河”，最终发出“天高不可问，掩泣赴行舟”的悲叹。

唐时疆域辽阔，开元、天宝盛唐之际已至“南北如汉之盛，东不及而西过之”（《新唐书》），黄河入诗，诗人多凝笔力撰写塞外环境之艰苦，情感更多了一丝凛然悲怆的雄浑壮阔之美，如诗人温庭筠的“河源怒浊风如刀，剪断朔云天更高”，又有刘长卿的“北风雁急浮云秋，万里独见黄河流”。李贺《北中寒》中“黄河冰合鱼龙死”直出凛冽情感，冰人心魄。此外，源远流长、奔涌千年的黄河也充分洋溢着诗人的原始尚武精神与深厚爱国热忱，正如大诗人李白盛赞其外甥郑灌从军的勇武壮举，期望他能“斩胡血变黄河水，枭首当悬白鹊旗”。此等诗句，不胜枚举。

河湟，亦作“河湟”，是黄河与湟水的并称，亦指二水流域之间的地区。河湟之地在安史之乱后逐渐陷没于吐蕃，直到咸通年间才被全部收复，因而“河湟”一直是无数唐人未了的遗憾，如杜牧的“何当提笔侍巡狩，前驱白旆吊河湟”，喃喃诉说黄河的暴烈性情与温柔一面。安史之乱后的诗人途经虎牢关，看“黄河曲尽流天外，白日轮轻落海西”，浊浪里翻滚的是泥沙，亦是唐人破碎的山河旧梦。

黄河中上游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许多诗人的墨珠凝聚于收复失地的喜悦，但战争背后往往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流血牺牲，便又有大批诗人挥笔写下战争的残酷，泼墨道出战争给黎民带来的无尽创伤。如常建的“黄河直北千余里，冤气苍茫成黑云”，张乔的“少年随将讨河湟，头白时清返故乡”，叹来自乐府民歌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”的征夫情感。皮日休的“河湟戍卒去，一半多不回”，更是直言道出征夫血染疆场的悲怆。此时滔滔东流的河水抒发着不尽征夫的苦怨、遥思亲友的愁绪，以及对亡者难归的悲痛感伤。



主办单位：  
山东黄河河务局  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  
承办单位：  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：  
qlwbfnjzg@qq.com